

太阳神祈祷曲

342 赵冠军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太阳神祈祷曲

赵冠军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太阳神祈祷曲

赵冠军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7226厂印刷

850×1092毫米 1/32开本 12.8印张 2插页 250千字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24—01616—0/I·361

定价: 5.45元

序

写文章的人喜欢给文章穿靴戴帽，大概是为了完整；而看文章的人留心的是内容，喜欢看赤裸裸的文魂，靴子和帽子仿佛成了蛇足。书亦一样，序与跋，前言与后记，往往是起了帽子和靴子的功能；而今有的序与跋已发展成为广告和张贴画，荡漾着迷人诱人的商品色彩。精神产品和帽子、靴子摆在一起，实在不伦不类。我这本微型作品集子，既不想弄几行广告文字，更不想写成哗众取宠的张贴画，本人又没有出类拔萃的才华写出超人的别具一格的序言，只想说些另外的话。

微型作品易发表却不易成名，有人讥讽为“豆腐块”文字。富不吃豆腐。大文豪也绝少写“豆腐块”。大雅之堂当然没有她的位置，要说有点，只是花边和花絮而已。三十年代有人讥讽鲁迅的杂文是“花边文学”，鲁迅出于嘲弄，就给自己的“匕首”、“投枪”冠以“花边文学”。本人没吃过洋饭，更没有在蓝色的河流漂泊过，只晓得俄国有个短篇小说作家契诃夫写了许多精彩的短篇，有的近乎“豆腐块”，再就是写《好兵帅克历险

记》的捷克作家哈谢克一辈子写了一千多篇近乎“豆腐块”的文章，但他的成名和不朽，是他的《好兵帅克历险记》，西欧、北欧和美洲有那些写“豆腐块”的文豪，我不得而知。我国的文学家著作自己读了不少，伟大者许多，典型的属曹雪芹，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终有了《红楼梦》。现当代的文学大师更写了许多辉煌的大著，有的远远超过曹先生的四卷本，他们也可能比曹先生还要不朽，我只有钦佩而已。我自知天资、功力不逮，从未做过这样的美梦。我虽是大学中文本科毕业，中学时代就迷恋于文学。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到某省级机关刊物当记者，先住办公室，再是十平方米，住房论资排辈，不论你是搞文字的还是杀猪宰羊的，没有工龄还是靠边站。恋爱、结婚、生孩子，三口之家仍居十平方米斗室。隔三五天，弄千把字文章，下班后躲在办公室抄写一遍寄报刊社。许多人说我愚说我腐，还不如搞行政或给首长当通讯员混几年弄个一官半职。我认为干啥都一样，况且自己还迷恋着文学。就这样地持续了六年，房子也由十平方米扩大到二十平方米，而立之年，我搬进了三室一厅单元套房，这在同辈人中是极少有的。许多在大学当讲师的同学还住十四平方米，我也感到幸运。自以为这下环境变了，该写大部头了，铺开稿纸后，又慌惑了。十多年的记者生涯，虽也下乡采访，大多是蜻蜓点水，本来不厚实的生活底子变得微薄了，回首往事，如梦如烟，无形中把自己束之高阁了。“为人作嫁”的事业光荣实则光荣，好比红烛一般，燃烧着自己，照亮着别人。构想了许久，素材集累了许多，而动

笔写作时，往往因工作被中断。创作是一项集中而系统的工程，八小时的编辑工作早已弄得疲惫不堪，晚饭之后，草草收拾，或有客访，或看女儿的作业，或看看书，有时创作兴致涌来，情节又一时接连不上上次的构思，折腾一阵子，已到凌晨，如此恶性循环，终未有一部长篇问世。说这些，并非抱怨客观，任何事物内因是决定的因素。刘亚洲说他的作品都是在办公室写成的，想比之下，自愧弗如。于是，我就弄了许多“豆腐块”。自己平生清贫，口呐舌笨，不擅长社交，也极少敲名家的铁门，更不愿低着脑袋去谋一官半职，全凭自己一颗憨诚的心。大概人们都知道我心底善良为人厚道，常有人来登门，朋友甚多，许多文坛大家或面教或书信常有往来，然而，自己从没有多余的野心。安心地写报告文学，写中、短篇小说。零零碎碎写点“豆腐块”，对“豆腐块”我甚是偏爱，近来无事，剪辑筛选之后，还有一百多篇。细细回味，大多是自己在生活中的偶然所悟所感所思所为，虽比不得鸿篇巨制，却记录了自我的心态和足音，自知是过眼烟云，不能传之后世，因为我本来就是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从不指望自己的“豆腐块”和文学巨匠饭后茶余那一声呵欠有同样的声威，更不奢望流芳百世，万载不朽。因此，灵魂也就安宁了许多。

不朽与己无缘，文章还是要作的。人类进步之潮流、社会发展大趋势、苏美首脑会晤、东欧风云变幻、黎巴嫩两派内战、东德西德统一、国内改革与治理整顿……自己属教育刊物记者，对此生活感受和理论准备都不太够，自以为震撼世界的事情，对任何人都是有所影响

有所启迪的，名流大家一定会捷足先登。自己原本是一介布衣，又偏爱写身边琐事和自己熟悉的一些事。生活是万花筒，写那一朵花儿都是可以的，只要是鲜花，如爱情、亲情、师情、友情、同志情、恋情，还有种种。古今中外，“情”一直是永恒的主题。还有生活中的凡人小事，鲁迅先生写过《一件小事》，连姓名也没有，他赞美的是劳动人民，我极其偏爱。于是，我写教师，写女工、写干部、写农民、写恋人、写医生、写病人……写了许多，许多都是真事假名，大多是不起眼的小事。这些作品一些报刊登载后，竟也受到一些美誉。对人类、对社会、对人生有益有助有启迪的小事，竟感动了人，有的教师还当范文讲给学生，这对自己无形中是一个鞭策。这绝不是我的文字好，而是我写的小人物的小事情本身感人。在当时就象一粒石子扔进湖里，溅起了几滴水花而已，自己则象扔石头的小男孩，目睹此状，已经手舞足蹈了。

时下有些作家阐发自己的写作意图时，为了趋时，公然标榜：“我爬格子是为了几盒烟钱”。这话说得极有哲理性和深度，我不敢也不会如是说，我每天抽一盒带嘴金丝猴，有时也抽云烟抽希尔顿之类，钱还是足裕的。星期天偕妻子女儿花十多块钱也毫不含糊。档次低些，收支平衡，也不会为烟钱而苦苦爬格子。我写作是为了寄情，是为了说自己的心里话，是为了讴歌自己认为该歌颂的凡人，我是他们中间的一员，我爱他们，我就写他们。我写父亲，我写母亲，我写兄长，我写姐妹，我写我自己，我写孩子们，他们似牛一般，吃的是草，挤的

是奶、是血。终年默默地劳碌着，奉献着，忠厚、勤劳、赤诚、任怨。一年复一年，一代复一代，他们虽属无名之辈，但他们是共和国的脊梁。

“豆腐块”、“小人物”，均不起眼，加上自己拙劣的文字，更难以挂齿。我的功底绵薄是有根由的，上小学时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自己虽然一直酷爱文学，而后终于上了大学中文系，堂堂的大学本科生。我自知我仍属先天不足之辈。我的女儿立鹤，正上小学二年级，生字从未有错别，画的儿童画还送到日本京都府参展，她这样稳扎稳打的学习基础，长大后即使考不上大学，基础无疑是扎实的，自通一门专业也不会有多大困难。而我则不然，闹轰轰的岁月终没有一张安宁的书桌，虽然自己刻苦攻读，文字功夫终不是坚实的。何况现在一些时髦作家文字越写越漂亮，令人目眩口呆，一句话六七百字不用标点符号的写法我更是望尘莫及，写了几十页文字全是深奥的自我感觉和外国现代派作品中的名词大荟萃竟然阐述了一个人们尚未发现的哲理，我在此面前更觉得自己的知识之贫乏。我喜欢海明威的“冰山运行原则”，简洁、含蓄，自己终非白皮黄发，也不敢去模仿，只是喜欢而已。我认为，只要自己的文字表达了自己要说的话就行了，何必要游戏文字呢！

读者是作者的上帝。但愿有人读完我的“豆腐块”，我可否问一声，我表述明白了吗，你们可否听见了我的心音？我感谢你们。

作者

1990年3月于西安

目 录

序.....	(1)
特级教师.....	(1)
十字街头.....	(4)
新任校长.....	(7)
让位.....	(12)
大哥.....	(14)
菩萨庙.....	(16)
宁静的夜.....	(19)
哦，红灯.....	(24)
美尼尔斯.....	(26)
小屋里的风波.....	(29)
退学.....	(32)
杀鸡.....	(35)
门槛.....	(38)
心曲.....	(45)
信.....	(50)

光·····	(54)
汽车，在山道奔驰·····	(57)
甜水井·····	(61)
白云深处·····	(63)
哑巴婆·····	(67)
招聘之后·····	(70)
权柄·····	(73)
网柄·····	(76)
她这个人哪·····	(79)
络腮胡子·····	(82)
牙膏·····	(85)
批评者·····	(87)
赶集·····	(89)
画家·····	(92)
改革者·····	(94)
村长与校长·····	(96)
深入生活·····	(100)
负荷·····	(102)
算卦·····	(105)
手·····	(108)
灯光·····	(111)
一个不正经的女教师·····	(115)
哦，迷人的橄榄色·····	(117)
女性·····	(120)
父与子·····	(123)
雨夜·····	(126)

有人敲门·····	(130)
灯影·····	(132)
外宾来听课·····	(134)
一盘磁带·····	(137)
老耻告状·····	(139)
看戏·····	(140)
同学·····	(142)
访友·····	(145)
阶梯·····	(148)
圆·····	(151)
财神·····	(153)
儿子·····	(156)
失落的爱·····	(159)
迷乱的雨花·····	(164)
生活之神·····	(166)
胸怀·····	(171)
人之将死·····	(175)
爱的颤音·····	(181)
来去匆匆·····	(184)
爷爷·孙子与女教师·····	(188)
灵魂变奏曲·····	(192)
父亲·····	(198)
母校·····	(203)
坟地·····	(206)
我的学前老师·····	(208)

泡茶·····	(212)
失落的梦·····	(214)
一张照片·····	(216)
在癌病房·····	(218)
春节·····	(220)
暴风雨启示录·····	(223)
她案头有一盆仙人掌·····	(227)
饭厅偶记·····	(229)
小小随意画·····	(231)
幼儿园里静悄悄·····	(241)
小路·····	(243)
秘密·····	(245)
为了纪念一位将军·····	(247)
五月的清晨·····	(249)
编辑部纪事·····	(252)
雪花轻轻地飘·····	(255)
月魂·····	(257)
晨梦·····	(259)
书的轶事·····	(262)
三哥·····	(264)
鼠的忘情·····	(270)
路，在脚下延伸·····	(272)
童歌·童舞·童心·····	(275)
荷池心影·····	(277)
烟的纪事·····	(280)
雨花石·····	(283)

南京板鸭小吃记·····	(285)
常宁镇纪事·····	(288)
梦，在夏天·····	(293)
看雪记·····	(297)
自费大学生·····	(300)
太阳神祈祷曲·····	(303)

白公馆参观记·····	(307)
神女泉·····	(310)
看牡丹，在洛阳植物园·····	(316)
登乾陵·····	(319)
贵州有个织金洞·····	(322)
运河古道一日行·····	(325)
镜泊湖游记·····	(328)
游苍圣庙记·····	(333)
夜登泰山·····	(335)

松竹青青胜似花·····	(339)
访王十国·····	(342)
秦牧印象记·····	(344)
童心常在·····	(346)
足音·····	(348)
访斯霞·····	(351)

要维护教师尊严·····	(354)
谈教师挨打·····	(356)

说韧	(359)
理解万岁	(361)
攀登切莫忘“本钱”	(363)
专与钻	(366)
想起了谢灵顿	(368)
从“你算老几”谈起	(370)
不该非难劳动技术课	(373)
人各有一体	(374)
书山有路勤为径	(377)
推荐《郁达夫日记集》	(380)
晶莹璀灿的美学思考	(382)
 我与报告文学	 (384)
我与小说	(390)
我与校园文学	(396)
 后记	 (400)

特 级 教 师

你缓缓地拧过头，抖了抖手指上的粉笔灰，正要给同学们讲解时，发现我站在教室的后门口，目光微微一怔，做了个简单的手势，示意我坐在最后排……

哦，朱老师，不是我缺乏师德，连学生也不如，您正上课时我推门而入。实在是你们圣德小学部门太多，把我拖急了。

昨天，我从塞远县赶到西安时，路灯都亮了。今早，天麻糊糊的，我就起了床，在什字路口买了四两油条，边吃边等公共汽车，到圣德小学才七点钟。心里正在庆幸，传达室里的老师傅把我喊住了，问了缘由，让我在一本油腻腻的《来客登记册》上填了姓名、职业、籍贯、事由等项目，指点我去“听课服务处”听候安排。

“听课服务处”的同志一个也不在。我趑趄在门口，吸着新买的金丝猴香烟，越抽心越急，越急越想抽，一连抽了五根纸烟，头都有点晕了。这时，一位身着烤花呢大衣的青年男子开了门，我赶紧追了进去。“嗯？”

他怀疑地哼了一声，却没有问我，就忙着去沏茶。我可急了：“同志，我是来听朱坤敏老师课的，您——”

“好啦好啦，交三元钱听课费。”正交钱时，又进来一男一女。他们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叽哩呱啦又扯开了：“嘿呀，早上我刚上公共汽车，看见前面一个男青年大衣里裹着个小孩。服务员就喊：‘喂——哪位同志给抱小孩的同志让个座。’同时，有三个人让开了。那男青年嘻嘻一笑，把大衣往外一翻，嘿，露出一个大姑娘。”“哈哈……”真是无聊，我干咳了一声：“我在哪个教室听课？”他们还没有睬我，我又大声重复了一遍，那个女同志用嘴一呶：“去，到‘特办’登个记。”唉，“特办”原来是特级教师办公室。可那里没有特级教师，却坐着一个抽纸烟和一个织毛衣的青年同志。我又一次出示证件，登记，填表，又缴了五角钱手续费。走出“特办”，再看表时，已经八点一刻了。我心里想：就是只剩一分钟，我也要去听。

“月光正照在她那恬静的脸上，照着她睁得大大的眼睛，她仿佛也看到了，看到了她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景象，在月光照耀下的波涛汹涌的大海。”同学们，这段课文里“恬静”和“仿佛”这两个词语的含义是什么？请大家想一想，谁想好了就举手。”

我知道，这是讲贝多芬的《月光曲》。我一字一句地记着。当我的笔记本翻到第三页时，下课铃响了。我一怔，当即决定在课间休息的十五分钟里找你谈谈。我出了教室，你已经没影了。一位小学生指点我：“朱老师家在操场东边住，瞧，那不是。”

你刚进屋，我就敲门。你微笑着拉开门，让我坐时，我却怔住了：二十平方米的小屋，却支了一张双人床，还支了两张单人床，再就是书桌和三个书架，一张单人床上还躺着一位白发老奶奶。“我母亲有病，课间回来得照看一下。哦，你是从哪个县来的？”

我支吾了一句，胸口象被什么东西堵塞了，半天说不出话来。